

各位好友：

以下湯美的故事可算是那些混混沌沌地過日子的年青人的經典故事。他們離校，做沒有前途的工種，物以類聚的去結交朋友，犯事，被捕，終於被送進監房。

可幸的是湯美很誠懇地為他的所作所為表示悔意，又希望能過正常的生活。但可悲的是，他真的是犯了案，因而要向社會償還。

湯美自認是一個「可怕的學生」，他憎恨學校，所有科目都不合格，幾乎每一天也聽到老師罵他「無用」。這個評語，深入他的腦袋。所以他來見我們時，第一句話便說「我無用」。

法例規定他要留在學校直至十五歲。事實上他逃學的日子比上學的為多。似乎老師認為他回校增添麻煩，所以不大熱衷去跟進他的個案，老師也許認為他的缺席會使日子過得不那麼複雜。

他閒賦在家，或上街溜躑、打機、看電視、打架、犯事，到了十五歲，他的母親差不多要踢他出家門，叫他找一份工作。從此他從一份沒有前途的工作轉到另一份同樣沒有前途的工作。每份工作他從沒有幹上多過幾星期。賺到的薪金當然不會拿回家，而是和同伴夜間消遣時花掉，這樣他就認識了黑社會和開始服食氫胺酮(K仔)。

當他的同伴叫他“掛藍燈籠”，即是跟一個黑社會「大佬」，不用說他毫不考慮地加入了。當時他是十六歲。

他以後的生活就像以前一樣，做無前途的工，在街上遊蕩和吸毒。跟著就越踩越深入了犯罪的文化。當同伴需要多一個打手時就呼喚他。他加入向途人打劫和跟較年長的黑社會人員去收保護費。

他在一個群毆的案情中被逮捕，但在此之前他已接了一個警司警誡。在法庭上，他被判感化令，而感化官就把他轉介給我們的自立堂，一個給在職青年的臨時宿舍，他當時是十七歲。

他的被捕，上庭和判罰，對他形成了一個警號，當他來到我們這裡的時候，已開始警醒了。他對我們表示他的生命已沒有出路，已不再想過這種飄泊的生活。他接受了我們的鼓勵和支持，準備把生活納回正軌。

我們對他第一件要做的事，是要和父母重新建立關係。因為令父母蒙羞，他向他們道歉。這次我們找到了對號的鎖匙，因為他的父母定期和他聯絡，這一個開始真是幫了不少忙。

我們對他第二件要做的事就是幫他戒毒。吸食氯胺酮上癮的情況與海洛英不同。年青人吸食氯胺酮是受同輩的影響，因為這是他們社交圈子的既定行爲。我們相信只要能找到一個不同的社交圈子，加上一個有意義和能帶來滿足感的職業，年青人便會停止吸毒。

我們和湯美交心，討論他喜愛那類工種。他說這是第一次有人提議他可以選擇職業，而不是現成有甚麼就做甚麼。他告訴我們，他想做髮型師。可以呀！於是他日間就在我們樓下一間和另一個機構合辦的髮型屋學師，夜間就住在我們的自立堂，和其他年青人一起生活和參加活動。一如我們所料，他漸漸遠離黑社會。而一旦離開，也停止了吸毒。

非常不幸地，在他來我們這裡之後，警察在調查以前的舊案時，發現他和他的同伴有份參與劫案，他的過去終於追上了他！他被控兩項打劫，都是上次他被控打架時之前所犯的，有這樣的一個犯罪背景，很明顯地，他是會被判監禁的。我們的社工出庭爲他說項，說出他想改過自新的意向，終於他被判入教導所。

可喜的是，雖然他被判監禁到一個教導所，他沒有失去改過自新的決心。他的父母經常去探望他，我們的社工也定期和他通信，也不時去探望他，希望他能在一年左右獲釋。我們會繼續支持和鼓勵他。

我們的年青人雖然面對危機重重，並不表示他們一定會變壞。他們現在的行爲可能是難以被接受，但並不表示他們沒有改過的能量。只要我們能陪伴他們，鼓勵他們，和支持他們，他們就可以找出內裏的能量，由跌倒而能重拾自己。改善像他一樣的年青人是要靠我們能在他們有需要的時候出現在他們的身傍。順祝

近安。



李文烈謹

總幹事

二零一三年九月

蔡潘若棠女士翻譯